

华盛顿传

〔美〕哈洛·贾尔斯·昂格尔 / 著
(Harlow Giles Unger)

王金鹤 / 译



Mr. President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华盛顿传

「美」哈洛·贾尔斯·昂格尔 / 著
(Harlow Giles Unger)
王金鹤 / 译

Mr. President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盛顿传/ (美) 哈洛·贾尔斯·昂格尔著; 王金鹤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300-23543-1

I. ①华… II. ①哈…②王… III. ①华盛顿 (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传记 IV. ①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9447 号

华盛顿传

[美] 哈洛·贾尔斯·昂格尔 (Harlow Giles Unger) 著

王金鹤 译

Huashengdun Zh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5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8.75 插页 3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6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致 谢

衷心感谢我的朋友及导师——美国杰出的宪法学者约翰·P. 卡明斯基 (John P. Kaminski)，他审阅了这本书的原稿。卡明斯基博士是历史学家、作家、教育家、教师，也是纪录片编辑和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国宪法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同时长期担任《宪法批准记录史》(这本刊物是美国最重要的历史财富之一)的主编。

同时，我要衷心感谢 Da Capo 出版社的约翰·拉杰维奇 (John Radziewicz)，我的编辑、Da Capo 出版社的执行编辑罗伯特·皮金 (Robert Pigeon)，出版社副社长兼宣传部部长丽莎·沃伦 (Lissa Warren) (她本人亦是作家)。本书能够付梓问世离不开 Da Capo 出版社和珀尔修斯图书集团 (Perseus Books Group) 的倾力相助，包括市场部负责人、珀尔修斯图书集团杰出的销售员凯文·汉诺威 (Kevin Hanover)，营销专员西恩·马赫 (Sean Maher)，编辑制作部经理兼文字编辑西斯卡·L. 斯科利菲尔 (Cisca

2 MR. PRESIDENT

L. Schreefel)。我在这里对诸位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你们提供的专业帮助，也感谢你们给予我的友情和耐心。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已故的爱德华·W. 纳普曼 (Edward W. Knappman)，自从我开始写作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纳普曼便是我的代理人，我所有的书都得到了他的大力帮助。在从事代理人之前，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出版商和编辑。他与妻子伊丽莎白·纳普曼 (Elizabeth Knappman) 共同创立了新英格兰出版协会，很多作家能够进入大众视野，都与纳普曼夫妇的帮助和努力分不开。我能走上写作的道路完全归功于纳普曼，我将永远怀念他。

引 言

众多的美国民众仍沉浸于独立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费城的抗争之火却已然呈燎原之势。至 1786 年，这股战火迅速燃烧，向北蔓延至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向南则波及至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等。1791 年，火焰跃上布卢里奇，穿过谢南多厄，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吞并了整个边疆。所到之处，群情激奋，此情此景如昨日为独立而战的重现。然而，这熊熊之火的发源地并非英国，恰是美国！

成千上万的美国农民受到媒体、外国势力以及本土居心叵测的政客的蛊惑，诋毁华盛顿以及他领导的政府、国会、法庭和军队，此举恰如 1776 年的历史再现，而那时，他们反对的是乔治国王三世、英国国会和英国士兵。

费城《曙光女神报》的某位记者曾如此叫嚣：“倘若一人能将一国毁于旦夕，那么美国则是毁于华盛顿之手。让联邦政府的历史昭示后人吧——禁锢一个民族的自由的野心就隐藏在那爱国

2 MR. PRESIDENT

主义的伪善面具之下。”还有人催促华盛顿“急流勇退，切忌听信谗言而流连于高位”^[1]。

而仅仅 20 年前，正是华盛顿和国会的元老们率领美国民众掀开了反对英国赋税的序幕，并宣称，赋税是“所有自由之邦的噩梦，掠夺你的财产，逼迫你向狂傲的收税官敞开自家的大门，家庭的宁静祥和遭受践踏”^[2]。恰如华盛顿对一位英国的朋友咆哮道：“我以为，英国国会在未经我允许下，无权从我口袋里攫取财物，正如我不能把手伸进你的口袋掏钱一样。”^[3]

而现在，国会正将它自己的“狂傲的收税官”派遣至各地，抢夺那些无力纳税或不愿意纳税的人的财物。更匪夷所思的是，乔治·华盛顿，美国的“国父”，随时准备动用武力来推行美国的税法，谴责他的公民们“制造事端”——与 1765 年英国政府在国会通过《印花税法案》后谴责他“制造事端”之事如出一辙。

“宪法和法律必须恪守！”华盛顿拍案而起。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们反对联邦课征酒税，而华盛顿决意对此武力镇压。这是每个美国爱国者的梦魇——乔治·华盛顿变成了乔治四世般的独裁者。^[4]

不过是四年前，即 1788 年，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曾在独立战争之初担任华盛顿的助手）就认为应警惕美国宪法有可能滋生的“独裁政权”^[5]。伦道夫的同僚，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对此表示赞同。帕特里克·亨利坚称，宪法只是以根植于美国的国会与总统专政来替代英国国会和王权专政。他抗议道：“独裁势必扼杀自由。我鄙视、憎恶这样的政府。”^[6]

然而，华盛顿对政府和联邦的职责却恪守不渝，他坚称：“任何

践踏法律和宪法的企图必须加以制止。否则，全国政府将不复存在，接踵而至的必是无政府和混乱局面……如果容许少数对多数发号施令，那么生命安全、自由和财产保障都将化为乌有。”^[7]

于是，美国总统权力的源头爆发了里程碑式的事件——华盛顿僭越宪法权限。他派出军队干预由美国公民发起的反对课税的抗议活动，此举无异于若干年前英国政府的失败行动，那一行动最终引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于华盛顿而言，这不是第一次，显然也不是最后一次，行使宪法之外的权力——某些批评者称之为“篡权”。事实上，华盛顿自 1789 年上任那刻起，便醉心于塑造“统筹联邦共和国的至高无上”^[8]的总统形象。为杜绝无政府主义、分裂的出现及美国式自由的终结，他行事果断，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国家最高权力象征，使得总统一职免于形同虚设。这就是当代学者所谓的“皇帝总统”^[9]。尽管这个称谓经常与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总统相联系，华盛顿却是这个称谓的开创者。在那暗流汹涌的八年中，他步步为营，为今天的美国总统之尊奠定了七根基柱——行政任免权，外交决策权，军事权，政府财政权，行政执法权，宣言立法权，以及签署秘密总统令行使的行政特权。

制宪会议后，成千上万人聚集到帕特里克·亨利的阵营，不出他们所料，华盛顿在任职期间，聚沙成塔，逐步获取了前所未有的超越宪法的权力。亨利及至少另外 5 位会议代表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此举乃暗度陈仓，抗议凝聚众意的宪法已被不见血的政变推翻。

邦联国会曾在决议中说，大会的召开应以“修改《邦联条

例》为唯一和明确的目的……使联邦政府的宪法能够应对合众国的紧急需要”^[10]。然而，出席会议的代表团，也就是所谓的条例起草者完全摒弃了上述号召。“毋庸置疑，他们的行为越权了，”帕特里克·亨利怒吼道，“联邦会议本为修改旧的体系，这是集会的唯一目的，会议目标不应僭越此初衷。”^[11]

在华盛顿的主持下，与会者就投票结果的保密性达成一致。制宪会议最终以投票的形式摒弃了《邦联条例》，并彻底与旧的美国政府体系决裂。与会者秘而不宣，起草了一部全新的宪法，奠定了史无前例的美国政府的基石。美国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摆脱了英国国会的统治，而如今这部全新的宪法赋予美国政府的立法权几乎与英国国会的权限相当。出席会议的55位代表，有16位中途即离开会议，而留下的39位中，有3位拒绝在最终的文件上签字。弗吉尼亚州的农场主和爱国人士乔治·梅森（George Mason）怒气冲天，他指责新宪法给予政府的权力是“危险的”，并断言新宪法将招致“君主或贵族专制”。华盛顿的这位邻居心意决绝：“我宁愿砍掉右手，也不要在这样的宪法上签字。”^[12]

起草者们为了弱化宪法中的共和主义因素，采取了策略性的修辞，在序言写道“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制定和确立了“这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然而，梅森、亨利以及其他“反联邦主义者”识破了这个计谋。梅森愤怒地回击：“宪法的制定根本不是基于民意。”^[13]亨利亦勃然大怒：“是谁给予他们权力使用‘我们’‘人民’的字眼？人民并没有给予他们代表‘人民’的权力。”

“新的政府，”他认为，“只会镇压并摧毁人民。我们的权力和特权虽未失去，但岌岌可危……我们的良知、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力、

出版自由权，以及所有的豁免权和参政权统统受到威胁。”^[14]

华盛顿新政府就职一年后，弗吉尼亚州州长亨利·李（Henry Lee）（“轻骑哈利”）公开称帕特里克·亨利为预言家：“他的推测正日渐得以验证。他对政府行径的论断正确无误……恐怕只有分裂才能让我们解脱。”^[15]

如此言论显然有悖华盛顿的期许。八年的独立战争，六年的励精图治，华盛顿将各州联合起来，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他相信“我们已经迎来了最美的黎明”。尽管身处旋涡，他却意志坚决，“唯智慧与榜样能拯救政治体制于疾风骤雨”^[16]。

注 释

[1] [Philadelphia] *Aurora*, December 23, 1796; November 20, 1795.

[2] Worthington C. Ford et al., eds., *Continental Congress, Journals, 1774-1789* (Washington, D.C.: 1921-1926, 8 vols.), 1:109.

[3] George Washington [hereafter GW] to Bryan Fairfax, July 20, 1774, W. W. Abbott, Dorothy Twohig, Philander D. Chase, and Theodore J. Crackel, eds.,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Revolutionary War Series, June 1775-April 1778*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84-[multi-volumes in progress]), 10:128-131. [Hereafter PGWR.]

[4] Thomas P. Slaughter, *The Whiskey Rebellion: Frontier Epilogue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2.

[5] James Madison, *Notes of Debates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Reported by James Madis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87), 46. [Hereafter Madison, *Notes*.]

[6] Patrick Henry to the Virginia Convention, June 5, 1788, Merrill Jensen, John P. Kaminski, Gaspare Saladino, Richard Leffler, and Charles H. Schoenleber, eds.,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76-[multi-volumes in progress]), 9:943-968. [Hereafter DHRC.]

6 MR. PRESIDENT

[7] GW to Major General Daniel Morgan, October 8, 1794, in John 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Sources, 1745–179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1944, 39 vols.), 33:522–524. [Hereafter, Fitzpatrick, *Writings*.]

[8] GW Circular to the States, June 8, 1783, Fitzpatrick, *Writings*, 26:483–496.

[9]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10] Carl Van Doren, *The Great Rehearsal*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8), 264.

[11] DHRC, 9:929–931.

[12] Madison, *Notes*, 651.

[13] Ibid.

[14] DHRC, 9:929–931; William Wirt Henry, *Patrick Henry: Life, Correspondence, and Speech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1, 3 vols.), 3:568.

[15] Henry Lee to James Madison, April 3, 1790, in Richard R. Beeman, *Patrick Henry: A Biograph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174.

[16] GW to James Madison, November 5, 1786, W. W. Abbott, Dorothy Twohig,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Confederation Series, January, 1784–September, 1788*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2–1997, 6 vols.), 4:331–332. [Hereafter PGW Confed.]

目 录

序 言	1
第 1 章 兵变	9
第 2 章 费城政变	27
第 3 章 总统陛下	65
第 4 章 “请问各位赞同与否?”	85
第 5 章 障眼法	111
第 6 章 民愤汹涌	127
第 7 章 沥青与税收	143
第 8 章 法国的诡计	161
第 9 章 “愤怒的总统”	185
第 10 章 “我们岸上的毒虫”	199
第 11 章 疯子和印第安人	217

2 MR. PRESIDENT

第 12 章 最后的基柱	229
第 13 章 朋友的告别	241
第 14 章 民心所向	249
附 录	262

.....

序 言

“我们的国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抱怨说，“处心积虑，为我设置了如此无足轻重的职位，形同虚设。”^[1]

约翰·亚当斯被选为首任副总统，可是即任后，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昆西的律师便发现自己无所事事，这让本是超级活跃的他出奇愤怒。而更加愤怒的是乔治·华盛顿。他生擒活剥了英国这头猛狮，毫无争议地当选为国家的首任总统，就职后竟然发现自己比副总统还要空闲。他幡然悔悟，由他参与起草的宪法为副总统规定了明确的权责，却忽略了总统。

两个人看似南辕北辙，但相处得远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想象的融洽。他们都是农民出身，有很多交集，享受彼此的陪伴，相互信任。他们第一次见面是1774年的秋天，在第一届大陆会议上。之后，两个人曾几次相约用餐，甚至还结伴去教堂。在他们和谐的相处中，身为律师的亚当斯表情严肃，滔滔不绝，而华盛顿则洗耳恭听，两人都乐此不疲。亚当斯身高5英尺6英寸，是名副其实的“矮、粗、胖”^[2]身形，交谈中，他总是抬头仰视高大的华盛顿，厉声厉气；华盛顿素来轻声细语，俯视着亚当斯，目光中充满不解。

旁观者常常屏息凝气，担心二人陷入争执。事实是，亚当斯与他这位高大的朋友的身高差迫使他在聊天时不得不头后仰，因为这不舒服的姿势而常常表情紧绷。其实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农民，在涉及天气、土壤、庄稼、牲畜等话题时，相谈甚欢。亚当斯无法将自己 40 英亩的土地与华盛顿 20 000 英亩的土地相提并论，而华盛顿亦无法想象 40 英亩的蔬菜地的产量。两人都热衷于骑马、打猎、游泳。华盛顿仰慕博学之人，亚当斯学成于哈佛；而亚当斯则敬仰行伍出身的勇士，他因为自己没有参与法英战争和独立战争中服役而耿耿于怀。

邦克山战役后，亚当斯写信给他的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我希望自己是一名战士！”“我一定会做到的。”他信誓旦旦，却并不知道，比之于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将在大陆会议上为国家做出更伟大的贡献。^[3]大陆会议的一个关键性决议是将北方与南方的各个殖民地联合起来，任命来自南方的华盛顿为总司令，统率这支以北方士兵为主的大陆军队。亚当斯在这个决议的达成上功不可没。在第一届政府的选举中，亚当斯获得的总统选票仅次于华盛顿，于是这二人组成了这个国家的甚至是全世界的第一个经自由选举组成的政府。但同时，两个人也很快认识到，他们实际上是有职无权的。即便如此，副总统拥有的“权力”也似乎略高一筹。

依据宪法，美国副总统是参议院议长，并且在参议院投票表决出现相持不下的情况时（这种情况十分少见）拥有表决权。于是在参议院开会期间，亚当斯每日到会，顺理成章地履行他的议